

YANG SHAO BIN

杨少斌
蓝屋在丹麦

撰文 / 北皓

2013 年 6 月 22 日

杨少斌作品《蓝屋》系列受邀
在丹麦国家级美术馆——方舟现代美术馆
再次呈现。他从早先创作中暴力的红走出
延续了其“后视盲区”中的成像方式
通过对于 2009 年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反思
描绘参加气候峰会的各国领袖
环境变化而生活受到影响的贫民等
再现了地球这颗蓝色星球
及所有人共同面对的暗淡及不确定的未来



01

关注生存与社会矛盾对抗性的描绘是杨少斌艺术语言的重要命题，“暴力”作为这种关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时而浮现，时而隐蔽的穿梭于艺术家的各个时期创作。艺术为阐释现实提供了多种的可能性，杨少斌选择了刺痛的方式将这种对抗性淋漓尽致的在画布上张扬，我们往往会深陷这样一种情绪无法抽身，任由艺术家的鞭答，直到唤醒早已麻木的神经。在丹麦方舟现代美术馆展出的《蓝屋》正是带着杨少斌人文关怀与现实批判的一种安静“暴力”展现。艺术家试图通过创造一个蓝色包围的展厅映射出我们自身生存的困境。

蓝色是杨少斌创作的一条主要线索。这种原色变幻出的层次与情感丰富了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体察。而蓝色独有的忧郁也将“暴力”表现的更为隐秘，杨少斌希望“强调蓝色本

身的含义”。在《蓝屋》中，我们可以看到蓝色的纯粹和极致，这种粹取于天空与海洋的颜色还原了气候大会对于展览主旨的诠释。当所有的肖像画面中的面孔褪去了真实的色彩，在被放入无差别的同一蓝色时，不同利益价值取向下的众生以扭曲时空的相对平等对视产生了微妙讽刺。这或许也是艺术家想要诉求的一种无边界理想，在相对静谧的冲突感下，一幅幅肖像带给我们更为复杂深邃的思考。

《蓝屋》的创作源自 2009 年丹麦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杨少斌认为这是“一个与蓝色有关的国际话题，气候问题可以与蓝色互为联系”。围绕气候大会的新闻报道与照片，杨少斌创作了 39 幅肖像，参与大会的各国政要与明星以及受到气候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儿童。这些肖像连同自然灾害本身——

飓风及宇宙黑洞的描绘一起在 2010 年首展于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时隔 4 年，关于世界气候环境保护的争吵依然不休，而《蓝屋》也来到了事件发生的主要现场，39 幅肖像密集而对立的被布置在展厅两侧，一面是强权，一面是弱小，戏剧性的关系嘲讽了现实的无力以及全球范围内问题的微妙关系和暴力角逐。我们在画面上不再发现扭曲的肢体与残忍的血色，取而代之的是忧郁纯粹的蓝色和直穿心底的目光。杨少斌以弱化了身体与社会事件的直观思考，着力于眼神的逻辑层面思考。我们不由自主的被这些眼神吸引，画面所传达出的阴谋与控诉使得我们无法再以第三人自居。在这样的眼神注视下，展厅中央夹杂的空气似乎都已冻结，凝重到无法呼吸。展厅最后的大尺寸飓风和黑洞更像是一个升华的终结，抑或是最终的暴力的登场，所有人都无法幸免，在自然相对，我



02



01 /
杨少斌

02 / 03 /
展览现场

03

们都是一个玩笑。杨少斌将自己的作品，如同借用一对相斥的磁石，以无法触及的力量而抛掷在我们面前。这种存在源自杨少斌自身审视现实的态度与决心，并且它透彻准确的诠释了作品的空间感。展览本身仿佛一个静默的侧写，强权与弱势，控诉与绝望。在这些无法解决，也无法回避的现实下，《蓝屋》依然深刻与残酷的持续发出这样的声音，这是我们的焦虑，也是贯穿当下这个时代的焦虑。

“蓝屋”是杨少斌创作的一个兴奋点，如同“红色暴力”、“国际政治”、“矿工”、“华尔街”带给杨少斌的兴奋一样，杨少斌寻找着在中国当代艺术环境下自我突围的思考方式。并将这些个体经验与时代关联，不断裂变着艺术生命。纵观杨少斌 1990 年代至今的作品，正如他曾经讲过，其创作是对生命、

社会以及人类精神状况的个人体验式描绘，无论是在微观的生命压迫还是宏观的国际政治强权。在与长征空间的合作中，艺术家在 5 年的时间里关注社会时期极速变革的对立面、焦点与盲区，试图以人性弱点、关系的复杂性与社会的失控为出发完成弱势群体的心理、生存状态的描绘。这些不同思考模式下的作品也被艺术家赋予了极强的艺术转化能力和层次多元的推理能力。艺术语言加工犹如对现实的加密，而这一条条解密的过程，能够唤起观者的良性与感知，随着展览一起被带入杨少斌所还原的暴力现场。

在杨少斌最新的创作“我是我工具——华尔街”系列中延续了“蓝色”这一重要线索。艺术家持续的兴奋在新的命题下转化出了更为的幽默现实讽刺。杨少斌紧密的关注了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对社会造成的持续伤害，并将社会

矛盾激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场还原。蓝色在这里不再是浓到化不开的阴郁，而是一种美的明亮配合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经典人物卓别林在画布上铺陈。同时是时代社会的控诉与隐秘的暴力，对比《蓝屋》和在沙迦双年展上展出的新作，这似乎是穿梭地域与时空的一场对话，一次极其有分量的尝试。我们更能体味艺术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现实背后的深刻思考。

回到《蓝屋》，我们看到的不是某一个现象，而只是自然的一个局部，这个局部被蓝色包裹，使我们所处的社会都被剥成了无色。杨少斌通过单纯的蓝色与清晰的空间布局表达了权力与无助，理想与妥协之间的对抗，完成了一场越渡现实与艺术的生存暴力批判。而艺术家将自己藏身在蓝色的背后，透过一双双肖像的眼睛围观这个世界。✎